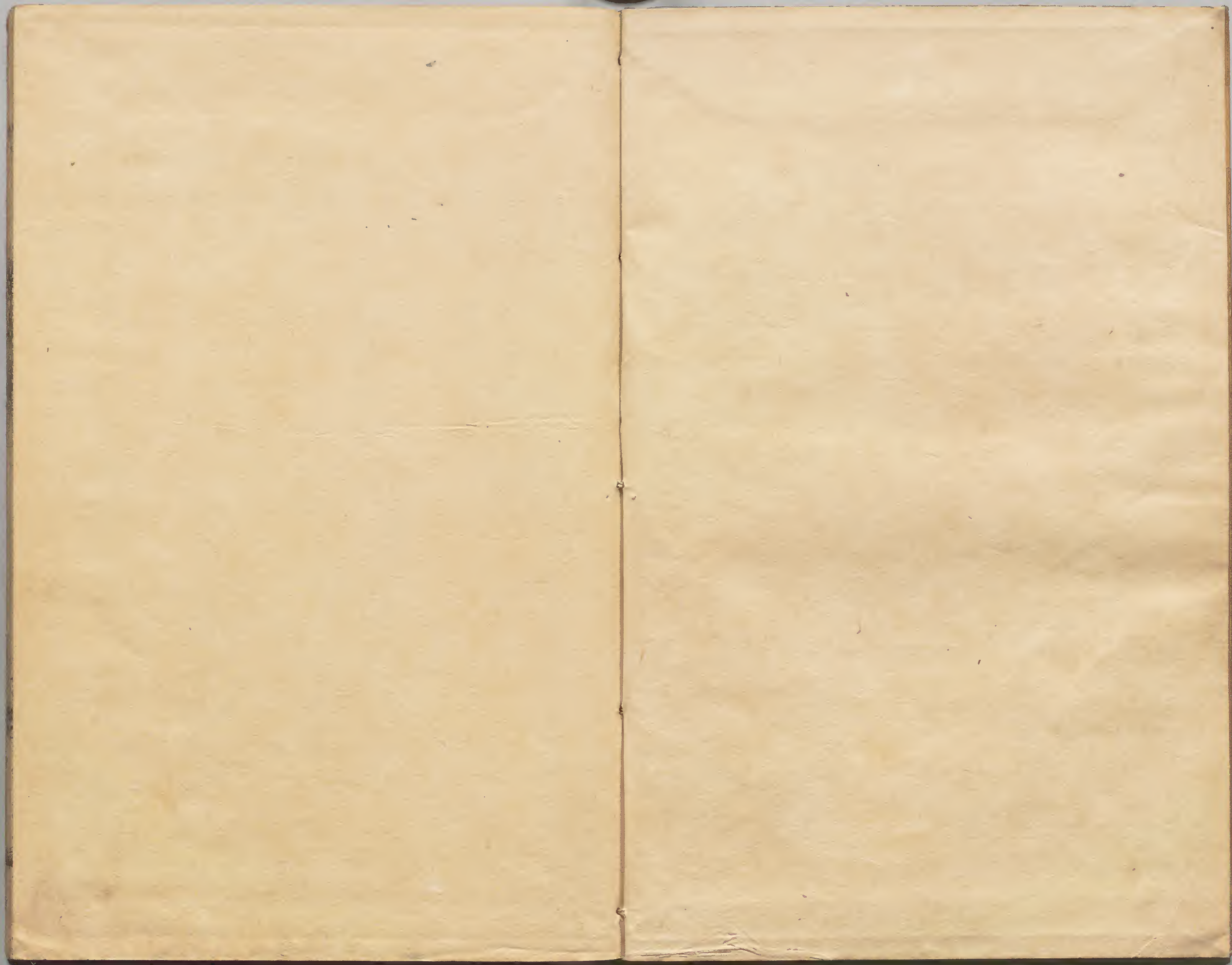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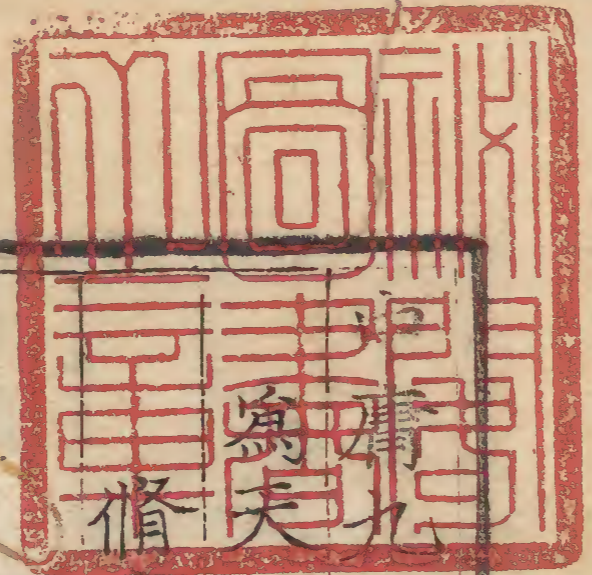
中庸九經衍義

二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6569
冊數	28 (2)
函號	函 245 1







經衍義卷之二

下國家之本

身一

總論脩身之道

臯陶謨虞書篇名臯陶舜之賢曰慎厥身脩思

永慎敬謹也惇敘九族惇厚也叙次也九族庶

明勵翼庶明謂眾賢也邇可遠在茲邇近也

遠而及也

真德秀曰臯陶為帝陳謨未及它事而首以
謹脩其身為言蓋人君一身實天下國家之

本而謹之一言又脩身之本也思永者欲其
悠久而不息也爲人君者孰不知身之當脩
然此心一放則能暫而不能久必也常思所
以致其謹者今日如是明日亦如是以至無
往而不如是夫然後謂之永不然而則朝勤而
夕怠乍作而遽息果何益哉後世人主有初
而鮮終者由不知思永之義故也謹則常敬
而無忽思則常存而不放脩身之道備於此
矣然後以親親賢賢二者繼之九族吾之屏
翰也必有以篤敘之使均被其恩衆賢吾之

羽翼也必有以勸勵之使樂爲吾助身爲之
本而二者又各盡其道焉則自家可推之國
自國可推之天下其道在此而已中庸九經
之序其亦有所祖與

臣按帝王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皆在於
脩身故臯陶爲舜陳謨首及於此夫舜以
大聖之資德無不備身無不脩自可爲法
於天下豈必有待於人言乎蓋人君以一
身履天位之尊爲萬邦之表一動一靜上
帝監臨而有休咎之應一言一行萬民觀

聽而有從違之驗故雖以聖捨之主而不
可不謹其脩也隆古君臣之間更相吁咈
而未嘗忘規戒者蓋為是也

洪範

周書篇名箕子所陳

五皇極

洪範九疇皇極居五

皇建其有極

斂時五福

五福壽富康寧

好德考終命也

用敷錫厥庶民

布敷

也錫與也庶衆也

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

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曰皇極

之敷言是彝是訓

敷行也

于帝其訓

帝天也

凡厥庶

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
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朱子曰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
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者
也人君以一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湊面內
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
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既居
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絕德而後可以
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脩其
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
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
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

下之仁而天下之爲仁者莫能加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爲孝者莫能尚是則所謂皇極者也曰皇建其有極云者謂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其曰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謂人君能建其極則爲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其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謂民視君以爲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爲至極之標準也其

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云者則言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君之德有以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云者則言人君以身立極而布令于下則其所以爲常爲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謂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絕遠而有以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云

者則謂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作億兆
之父母而爲天下之王不然則有其位無其
德不足以首出庶物而履天下之極尊矣是
書也原於天之錫禹雖其茫昧幽眇有不可
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告武王者則已備
矣但先儒不察乎人君所以脩身立道之本
是以誤訓皇極作大中又見其詞多爲含容
寬大之言因復認中爲含胡苟且不分善惡
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
且中之爲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

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者何也曰此親親
尊賢並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
賢否而輕屬任之不幸而或不勝焉治之則
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
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
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
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蔡監商
而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之後則惟康
叔聃季相與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
官焉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曰信任大臣而

無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
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异虞世基李林甫
之徒焉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
睢所謂妬賢疾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
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邪曰不然也彼其
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
明於此義而以脩身爲本則固視明聽聰而
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爲先則所置以
爲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
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

必能爲姦以敗國顧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
姑以奉行文書爲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
防之哉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
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
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
如其不然將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
而其爲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
而其爲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
有不可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
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在

於左右其爲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
嗚呼危哉

真德秀曰九經之說朱熹盡之矣或謂大學
先言誠意正心而後脩身中庸九經之序乃
自脩身始何邪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此所
謂敬也敬則意誠心正在其中矣熹之以一
爲誠何也曰天下之理一則純二則雜純則
誠雜則妄脩身不一善惡雜矣尊賢不一邪
正雜矣不二不雜非誠而何故舜曰惟一伊
尹曰克一中庸曰行之者一

陳祥道曰脩身者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
積也不如是則身不脩身之不脩則其本亂
矣本之旣亂如國家何事父母而不能孝事
兄長而不能弟則是於所厚者薄矣所厚者
猶薄奚望其親天下之親長天下之長哉

臣按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古之聖帝明
王欲行道而及物者未有不自身始者夫
天子而不脩其身則無以化天下諸侯而
不脩其身則無以正其國大夫士庶人而
不脩其身則無以治其家然則天下國家

之理亂孰有不本於身者哉蓋道之立必
 由身而德之行必始於家不能正其身而
 欲治家國天下不能仁其家而欲施澤於
 四方萬民譬如枉其標而求影之直竭其
 源而望流之長其可得乎借如唐太宗定
 天下致大平其功業盛矣然而身不脩而
 行多愧故其子孫象之至於麀聚瀆倫而
 卒有移鼎祚剪宗支之禍豈非本不端之
 驗歟明皇開元之治幾於貞觀可謂美矣
 而惑於嬖寵一日殺三子薄於所厚甚矣

其何以保天下未幾致孽胡之亂失國
 竄而萬姓肝腦塗地豈非澤竭於一家而
 其禍遂及於天下生民歟故曰身不行道
 不行於妻子又曰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
 恩無以保妻子其是之謂乎

中庸子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
 以仁仁者人也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親親
 為大義者宜也宜者分別事尊賢為大親親之
 殺去聲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脩
 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

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朱子曰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中按為治之道莫先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身有不脩則取舍不明無以為取人之則矣欲脩其身必由親親之仁而親親之道又在於知人不知人則所親者或非其人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天者理而已矣人君不能學以明理則亦無以知人之邪正而取舍之故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自古亂敗君德離間骨肉之禍必自小人如江充入漢而巫蠱之變起李

林甫作相而武惠妃之譖行李輔國寵任

而遷上皇殺張后之亂作彼三君者漢武帝

玄宗或以天子之貴而不能保其妻子或

以天下之大而不能庇其父近小人之禍

慘矣是故古之帝王脩身正家者莫不以

親賢遠姦為先聖人以知人為事親脩身

之本文以知天為知人之本其旨深矣

子曰好學近乎知去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臣按好學則可以明理而進於智矣力行

則可以忘私而進於仁矣知恥則可以起

懦而進於勇矣三者皆求以入德之事故

知斯三者則可以脩身矣人者對己之稱

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蓋人之理不異於

己故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矣一人

之理千萬人之理也故知所以治人則以

之治天下國家亦無所難矣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臣按上之人正身以臨下則民之觀瞻感

化自有不期然而然者身苟不正則雖有
教諭之勤刑罰之嚴終不服而從之然則
人君之所當務者果安在哉孟子曰愛人
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
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
而天下歸之蓋人君化民之要在於正身
而正身之要又在於反躬自治而已禹以
三苗不服而有干羽之舞成湯以萬方有
罪爲己之罪此所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
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
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朱子曰脩己以敬語雖至約而所以齊家治
國平天下之本舉積諸此子路不喻而少其
言於是告以安人安百姓之說蓋言修己以
敬而極其至則心平氣和靜虛動直而其所
施爲無不自然各當其理是以其治之所及
者群黎百姓莫不各得其安也是皆本於脩
己以敬之一言其功效之自然及物者耳堯

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

程子曰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

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

無不和而四靈畢至謂之四靈此體信達順

之道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聰明睿智皆由

是出敬則自以此事天饗帝

臣按脩己以敬所治者至約而其效至於安百姓聖人位育極功皆本於此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故曰堯舜之道至近而非遠至簡而不煩至易而不難其是之謂乎

孟子曰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張栻曰修身而天下平守約而施博也修身則本立由是而家齊國治天下平皆其所推耳

丘濬曰人君一身居天下之中一身至小也
天下至大也吾修吾身於深宮之中何預於
天下而天下平哉蓋天下之大藩服郡邑非
止一處百官庶尹非止一職士農工商非止
一民蠻夷戎狄非止一類有身者賴我以生
有家者賴我以養我發一念之仁則彼無不
得其所者矣我興一念之不仁則彼有不得
其死者矣人情不能無喜也喜而省刑罰薄
稅歛是以一人之喜發而爲千萬人之喜也
喜而興土木之功求珍異之物吾心則喜矣

如民憂何人情不能無怒也怒而除盜賊去
貪殘是以一人之怒形而爲千萬人之怒也
怒而用非法之刑興窮黷之兵吾心則快矣
如民苦何此君子所以貴乎守也然事幾紛
沓日至果將何所守乎亦曰修吾一身而已
大學曰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
脩是知脩身之本又在乎正心也正心以脩
身則不好聲色之奉不崇土木之飾不事異
端之教不爲田獵之舉不作無益之事不好
珍異之物不興出境之師不用非法之刑凡

非所當好者皆不之好凡非所當爲者皆不
之爲如此則不盡民之力不盡民之財不盡
民之情則無一人之不得其所無一物之不
遂其性無一處之不得其安矣孰謂天下平
不由乎人君之一身哉此人君之爲治所以
貴乎正心而大臣之事君所以必先格君心
之非也

臣按聖人之道其守至約而其施甚博孔
子言脩己以安百姓子思言篤恭而天下
平孟子言修其身而天下平前後聖賢之

論如出一口蓋古之聖帝明王垂拱無爲
不勞心思智力而天下順治者惟其守約
而已矣堯明德於上而萬邦協和黎民於
變舜執中於上而四方風動鳳凰來儀所
守者至約而其功效深遠惟

聖明深體而躬行焉則萬姓幸甚

唐太宗謂侍臣曰爲君之道必須先正其身未
有表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也朕每思傷其
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禍若耽嗜滋味
玩悅聲色所欲旣多所損亦大旣妨政事又擾

生人且復出一非理之言萬姓爲之解體怨讟
既作離叛又與朕每思此不敢縱逸魏徵對曰
古者聖哲之主亦皆近取諸身遠體諸物昔楚
聘詹河問理國之要詹河對以脩身之術楚主
又問曰理國何如詹河曰未聞身理而國亂者
陛下所明實同古義

臣按三代以下道學不明爲君臣者不知
治道之有本但以法度刑政維持天下而
已獨太宗英達乃知出治之源在於身心
而又知傷身敗德之由在於嗜欲可謂賢

矣然其所以窒欲而正其身者終不能如
古之聖王而未免有閨門之慙德可勝惜
哉春秋之世去古未遠故詹河猶知理國
之本後世知之者鮮矣英明之主雖或有
知者而又不能窮理立誠以端其本此天
下之所以多亂而善治之終不復也嗚呼
古昔聖帝明王世雖悠邈求其所以爲治
之規出治之要昭載方策而天之所以賦
與人者又無古今之異有志之主誠能致
力於講學明道正身脩德不爲物欲所溺

不為氣習所移以盡其天之所以與我之
理則彼同有是心者莫不感化而興起矣
隆古於變之治豈不可復見於今日乎深
有望於
聖明之世

中庸九經衍義卷之二

